

國家發展研究 第六卷第二期  
2007年6月 頁 171-194

# 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 的生態視角

黃瑞祺<sup>\*</sup>  
黃之棟<sup>\*\*</sup>

---

\*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E-Mail：rchwang@sinica.edu.tw。

\*\* 英國愛丁堡大學社會暨政治學院（School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Studies）博士候選人，E-Mail：moenhuang@hotmail.com。

## 摘要

本文回顧了馬克思早期的《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生態學蘊義。經由生態學所揭示的關係主義內涵，本文梳理了《手稿》中展現的人與自然間的關係，並希冀藉此對馬學重新定位。《手稿》的自然觀大致可從自然的先在性、人的兩面性及勞動辯證法等三個層次來理解。質言之，人雖然是自然的一部份，但由於人必須藉由勞動來對象化自然，才能獲取生活所需，因此使得人與自然環境間產生相互的制約與影響。這個相互影響的關係，體現在人以勞動為手段來人化自然時，其自身也為自然所自然化之上。勞動使人的自然面向和人本身的（存在）面向統一，最後終將致使人類的自然主義和自然的人本主義亦歸趨統一。由於《手稿》超越了傳統人類中心主義的範疇，並朝向非人類中心主義的道路邁進，這使得馬學與當代環境主義有了根本的一致，本文認為此一重要的接點，是未來馬學再興的契機。

關鍵字：馬克思、《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自然、生態學

## 一、緒論：當代環境運動的起源

1970年在當代環境運動史中是個別具意義的一年，因為這一年「地球」正式登上頭版成為主角，而不再只是附屬在其他議題中的配角（Sachs, 1994）。70年代的美國，各大城市的上空都煙霧瀰漫，因為他們籠罩在自己所排放出的廢氣之中，全美大小溪流也同樣有著令人觸目的污染，公害的問題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這一年四月二十二日「地球日」當天，兩千多萬美國民眾走上街頭，要求政府當局重視環境問題，並採取行動具體改善日益嚴重的環境破壞。從這一天起，環境問題正式成為全國性的議題。

不過，整個地球日運動的影響不僅只於此，因為此時此刻浮上檯面的議題，不再只是零星的公害問題，而是一場全球性的挑戰<sup>1</sup>。自此之後，人們開始意識到當下面臨的生態危機是一個多層次且多面向的議題，這個危機與危機間交雜而成的挑戰，使整個地球都捲入了一場宛如革命般的激變之中（法蘭茨·布呂格邁耶爾，2000）。這個「全球層次的生態挑戰」不但對當代人們習以為常的日常生活產生重大衝擊，對現存的思想也同樣帶來了嚴峻的挑戰（ジョン・ベラミ・フォスター，2001）。

既然環境問題帶來了挑戰，那麼迄今為止所有的思想、自然觀與社會制度當然都可能是造成污染的元兇，因此也同樣遭受了嚴厲的批判。一時之間，所有的學說都站到了「環境法庭」之上，為自己續存價值做出辯護，環境似乎成了一切的尺度。由於環境的挑戰已經形成而且無以迴避，當今各個思想學派當然也必須做出回應（黃瑞祺、黃之棟，2005a：10-14；黃瑞祺、黃之棟，2005b：3-7）。

---

<sup>1</sup> 關於地球日的歷史請參見美國環保署（US EPA）的網站介紹 <http://www.epa.gov/earthday/>。關於地球日的歷史意義及相關文獻亦請參見 US EPA：<http://epa.gov/history/topics/earthday/index.htm>。

馬克思主義當然也不例外，面對四面八方湧來的批判，馬克思主義除了必須積極的總結出自己對環境思想的現代意義之外，還必須找到自己在當代綠色思潮中的定位。在一連串的生態批判之後，左翼理論中「去馬」、「脫馬」的傾向日漸鮮明（Pepper, 1984；1993），而本文正是在這個脈絡下，企望為當代馬學重新定位的初步嘗試。本文鎖定馬克思青年時期之《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sup>2</sup>，沿著馬克思思想的生態軌跡，首先探討了當代生態學的意義，緊接著轉入《手稿》的原典中，思索人與自然的關係。在探究人與自然的關係時，我們將焦點放在馬克思的唯物論、勞動辯證法以及兩者間的辯證關係之上。最後，本文將由生態學的角度，對青年馬克思的思想做一個總結。

## 二、生態學的意義

在尚未論及馬克思的生態觀之前，我們必須先對生態學作一番理解。簡單的說，生態學是一門對生物存在與其環境之間所呈現的關係態樣進行研究的科學。在這層意義上，生態學雖然和自然、環境、物種等等概念息息相關，但卻又存在著明顯的差異。生態學與以往的學科最大的分別在於，它並不是單刀直入的去問「自然是什麼？人是什麼？」這類的問題，而是在問：它們之間的關係是什麼？因此，當我們提到諸如環境與自然等用語時，涉及人與環境關係之生態學是在生物學裡（而不是物理結構中）尋找其定位（尤金·鄂頓，2000）。

既然生態學的概念反應的是一種關係哲學，那麼環境的概念在生態學中就必須以主體（人類）之外的外在世界來加以界說了。換言之，人類與環境之間的關係，是生態學的關注主題。這種生物與環境之間的聯繫是一種相應關係，也就是某種有機體與無機環境間相應而動的狀態。因此，當一個生物與環境間發生相應而動的關係時，兩者之間所產生的

---

<sup>2</sup> 以下均簡稱為《手稿》。

影響會讓環境產生變化，而這種變化同時又會反過來對生物本身以及其他生物發生作用。我們可以把這種生物間的共動關係，看成是生物、無機環境還有其他生物間無時無刻都在進行的能量交換過程。從而，物質的生態系是一個統一的內在自我運動的存在（北川隆吉編，1987：446）。當然，由於客觀的自然（此一概念）與環境這兩個詞語，被在不同的平面上使用，因此兩者之間不容混淆。

藉由這樣的關係脈絡，生態學展現出其特殊性。也就是它不研究孤立的主題，而是去考量某一主題在特定的態系系統（system）裡的相互影響關係。由於整個生態系被看成是一個由多種元素與多種關係組成的複合整體，因此這個複合整體中部分與全部之間的循環相互作用，體現了態系研究的特徵：態系研究超越了現象和原因的簡單分析，同時能讓我們及早模擬並控制這種行動的後果（多明尼克·西蒙內，1994：14-16）。

著重各個生命體與物理、化學環境間互動過程的態系研究，可以被具體化為四大生態學原理：（一）萬物息息相關（everything is connected to everything else）原則，標舉出包括人類在內的所有生物都相互依存；（二）萬物皆有所終（everything must go somewhere）原則，除了是物理學第一定律的重述之外，也標明物質與能量只能被轉換，但不會憑空消失也不會無中生有的特性；（三）大自然最了解它自己（nature knows best）原則，提示了大自然平衡的複合性與多樣性是整個自然系統穩定的保證，人們不能由自己的立場來忖度其他物種乃至整個生態系的價值；（四）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free lunch）原則，指出生態系是一個相互連結的整體，任何一樣失去的東西事後都必須付出代價，因為在一個具有整體性與相互依賴性的恆定構造中，每一個果都源自於系統構造中的因，雖然人們可能因為因果關係中的時間差而暫時延緩（惡）果的實現，但人類的行為必須對果付出代價卻是無可避免的（黃瑞祺、黃之棟，2005b：12-13；Commoner，1971：33-48）。

有了上面的生態學<sup>3</sup>理解之後，我們就可以經由考察馬克思思想中關係哲學，來措定其思考下的〈人—自然〉之間的關係。藉由原典的耙梳我們還將指出人在生態系中應有的位置與作為。同時，我們也將用馬克思的原典，來回答那些宣稱馬氏學說有反生態特質的批評。

表 1 生態學四大原理及其意義

生態學四大原理	理論內涵
萬物息息相關原則	反映出生物圈中的網絡關係
萬物皆有所終原則	物理學中的物質不滅定律
大自然最了解它自己原則	人為改變的可能危害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原則	經濟學中的成本概念(可以含括前三條法則)

資料來源：(黃瑞祺、黃之棟，2005b：12-13；Commoner，1971：33-48)

### 三、青年馬克思的自然主義理路

#### (一)《手稿》的定位

馬克思在二十六歲那一年寫下的《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所展現的思想，受到了費爾巴哈、黑斯等人的影響，被認為是馬氏早期人道主義作品的代表作。在這本著作（？）中馬克思對以英國古典經濟學為中心的

<sup>3</sup> 必須說明的是，生態學與環保思想在概念上雖有重疊，但兩者並不相等，也不能混用。有些學者把中文「環境保護思想」譯成日文エコロジー（日文 ecology 之音譯），並認為由於生態學一詞在日文中源自英文的直接音譯（外來語），所以可以把在英文中指涉環境保護、環保思想與運動的 ecology，直接等同於環保（如學者韓立新先生於岩佐 茂、劉大椿所編之《環境思想研究》一書中，即採此說法）。本文認為這種看法似有誤會，根據 *Macmillan English Dictionary* 中的解釋，ecology 指的是：the study of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way plants, animals and humans live together and affect each other 或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lants, animals, and the environment in a particular area（粗體出自本文作者手筆）。不論是哪一種說明，生態學都不直接等同於環保思想（字典的界說中，甚至沒提到環境保護問題），而是一門強調「關係」的學科。不過，會產生此種解釋差異也不是不能理解的，因為在（日本）廣辭苑字典中，エコロジー一詞的兩個字義解釋分別是：生態學與環境保護。若我們再繼續查詢生態學一詞時其解釋與上述英文字典的用法差異不大，可見日文在繼受 ecology 一詞時，（不當？）擴張了原有的意義，以致於產生誤解。

亞當·斯密和黑格爾等人的哲學，進行了批判的擷取，巧妙的將唯物論與觀念論統合成他獨特的自然主義論。

由於這本書的完稿大約是在他與恩格斯的交往的同時完成的，因此別說是後期的列寧沒讀過這本書，就連恩格斯也沒見過此一稿本。基於這個緣故，本書長久以來被認為是可以代表馬克思個人，青年時代未經他人曲解（？）的作品。對本文而言，本書代表了馬克思一生中所持哲學基盤的確立，即使到了後期唯物史觀的形成與資本主義體制批判的確立之後，本書仍是他一生的哲學基礎。

## （二）馬克思的唯物論：人與自然的聯繫

既然生態學代表了一種關係哲學，這便意味著在討論青年馬克思哲學時不但要問：自然是什麼？更重要的問題是：作為生命存在的人類，在自然界中處於什麼位置？這種人與自然的關係討論，是生態關係式的重心所在。因此，探討馬克思思想中的生態意蘊之前，必須先究明：人這種動物在自然中的體系中的位置何在。也就是要先問「人類是怎樣的存在」？（*Wie die Menschen sind*）（広松 渉，1990：20）此一問題，關係著人類的本質為何的討論，一直是馬克思學說中的重要關鍵點，他在《手稿》中對此進行了討論：

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作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動的自然存在物<sup>4</sup>；這些力量作為天賦和才能、作為慾望存在於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為自然的、肉體的、感性的、對象性的存在物，和動植物一樣，是受動的、受制約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也就是說，他的慾

---

<sup>4</sup> 本文所引用的馬恩原典，在強調某句話時，被馬恩原典的編者加上了粗體或旁點（在馬克思的原文《手稿》中加底線的部分）。但因為原典的強調處與本文所希望之強調處不同，因此在引用時我們取消了原有的粗體，轉而加在本文作者所希望強調的地方。以下引用都為同一處理。

望的對象是作為不依賴於他的對象而存在於他之外的；但這些對象是他的需要的對象；是表現和確證他的本質力量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對象。(馬克思，2000：128-129)

從哲學史的角度來看，包括費爾巴哈等唯物論者在內的過往唯物論，都採取了一刀切的方式，斬斷了人與自然的聯繫。因此在討論人與自然的關係時，人與自然好像分屬於兩個半球，各不相關。但當青年時期的馬克思對人的存在位置做出分析時，點明了人不可能與自然分離的事實。

馬克思具體指出了：人就是自然存在物的一種，也就是自然的一份子，因此，人作為一個物種，與其他的生物在本質上並沒有差別，都具有主動與被動兩種特性。也就是說，作為自然的存在物，人雖然有生命力又可以活動自如，但人的肉體卻沒有辦法單靠肉體的活動與運動來維持生存。

由於人類生活所必須的衣、食、住等等生活資料，都不存在於其自身之中，因此他必須從外界獲取生活的資料(洪鎌德，1997)。這種從環境中獲得生活資料的行為，必然會與外界(自然)發生關係，因此我們可以知道自然對於人，並不是那種可以一分为二的存在，也不是那種和人類毫無瓜葛的自然。藉此，〈自然—人〉之間產生了某種關連。而這種關連性的提出本身，就帶有強烈的(生態)關係哲學性質。

不過他的論述不止於此關連性的提出。人作為自然的存在，強調其兩面性也是具有生態學意涵的論述方式：

……(人)將客體對象攝入他自身，人對實在的佔有，也就是說他與客體之關係，是對人實在的證實。人實在的多樣性，就表現在對人規定屬性的多樣性，也表現在人活動的多樣性。人的有效性〔主動性〕就像人的受害性〔被動性〕相似都是多重的。(引自洪鎌德，1997：85)

青年馬克思哲學觀下的人，是屬於自然一部份的人（也就是自然的動物之人），是擁有自然的力量與生命力的人。因之，人有其能動性。這種力量存在於人的身上，成為他本性的一部份。這種本性，是人在自然（天然）之中的本性，是自然的中心，也與自然合而為一，是故人性就是天性、人性也是自然。

不過，即便是說明了人的主動面向，由於人擁有軀體和感覺，又必須靠外物來滿足他本身新陳代謝的需要。因之，人同時也是一個有限的、受苦受難（受動的；*leidend*）的生物。這些客體物是人基本的、必須的對象，對這些對象與客體物的攝取，成為人基本能力的展現與證實（洪謙德，1997：87-89；141；內山 節，1986；1993）。

這種本能地與外在發生關連的天性，除了反過頭去證成了人是自然的一份子的事實之外，客體性的強調本身也提供了一種生態學思考。在這種想法之下，自然相對於人，成了一種「先在（性）」的存在並強調了自然本身所具有的根源性，因為人雖然可以用其生命力以掌握自然力為手段，來對自然進行改造，但光是擁有勞動仍然是不足以成事的，因為：

沒有自然界，沒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麼也不能創造。它是工人用來實現自己的勞動、在其中展開勞動活動、由其中生產出和借以生產出自己的產品的材料。但是，自然界一方面這樣在意義上給勞動提供生活資料，即沒有勞動加工的對象，勞動就不能存在，另一方面，自然界也在更狹隘的意義上提供生活資料，即提供工人本身的肉體生存所需的資料。（馬克思，2000：50）

藉由人具有其客體性的一部份天性，人類不得不利用他所擁有的自然力與生命力，來對外在的自然進行勞動。這種人的對外活動，對馬克思來說就是一種生產的勞動。人與自然的關係，正是藉由勞動來相聯繫，人的自然對外在自然以生產活動來建立關係，藉著勞動來向自然「索食」的過程裡，人從自然中產出其生活所不可或缺的物質基礎。

既然生產勞動是在具有目的意識的狀態下，對自然進行工作的過程。從哲學的角度來看，在勞動中人類改造了自然，把自然給人化了，並產出了自己的生產手段和生活手段。在人化自然的過程裡，人類藉由勞動的過程進行了人類與（外在）自然間的交流，因此有意識的生產活動，成為人與其他動物足供區別之所在：

無論是在人那裡還是在動物那裡，類生活從肉體方面說來就在於人（和動物一樣）靠無機界生活，而人和動物相比越有普遍性，人賴以生活的無機界就越廣闊。從理論領域說來，植物、動物、石頭、空氣、光等等，一方面作為自然科學的對象，一方面作為藝術的對象，都是人的意識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無機界，是人必須事先進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糧；同樣，從實踐領域說來，這些東西也是人的生活 and 人的活動的一部分。人在肉體上只有靠這些自然產品才能生活，不管這些產品是以食物、燃料、衣著的形式還是以住房等等的形式表現出來。（馬克思，2000：50；藤野 涉譯，1980：146-148）

從而，在《手稿》中自然（無機界）成了人類生活的素材、對象與工具。不但如此，此時的馬克思還用了「人類無機的身體」這個概念來把握人與自然的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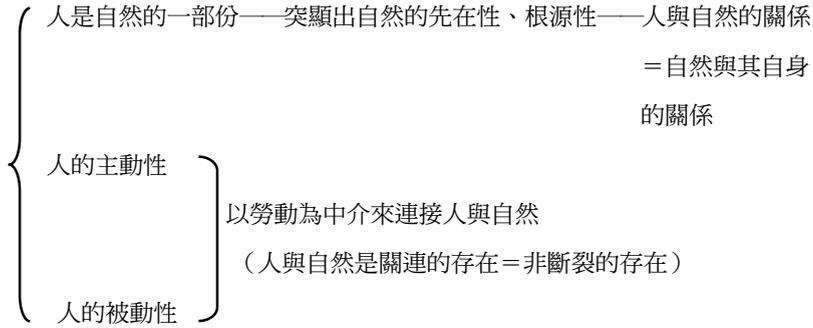
在實踐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現在把整個自然界——首先作為人的直接的生活資料，其次作為人的生命活動的材料，對象和工具——變成人的無機的身體。自然界是人類無機的身體，在這層意義下的自然是針對不屬於人類肉體範疇下的自然來說的。人靠自然界生活。這就是說，自然界是人為了不致死亡而必須與之不斷交往的、人的身體。所謂人的肉體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聯系，也就等於說自然界同自身相聯系，因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馬克思，2000：50；藤野 涉譯，1980：146-148）

在這裡，馬克思強調了「人（要）通過實踐來創造對象世界，即改造無機界」以及「（作為）人的無機身體」的自然。這些概念因為是站在「自然的人類本質」這樣的想法之上，因此可以說是出自於人類觀點的一種「人類中心主義」。換言之，不管是「人的身體」還是「人類無機的身體」都是作為自然存在一部份的人類，藉由自然所提供的生存物質才能繼續生存並繁衍，因此可說是一種為了生存而進行的不得不然的「自然交流」（広松 渉，1988）。

雖然，這種有人類中心主義傾向的自然觀，看似把自然當成手段，但其中也具有生態意義，特別是馬克思著眼在勞動所帶來的中介作用，把被勞動所中介的人的自然和外在自然環境（人的身體與人的非有機的身體）連結在一起，使人的自然與外在自然之間不再是斷裂的存在，而是關連的存在。最後，馬克思把兩種自然的關係討論轉變成去問「自然與自然自身的關連性」問題。

具體來說，人因為是自然的動物，而自然也因為是人「無機的身體」，所以無機的身體當然得提供人生存所必須的直接資料與手段。不過，雖然自然是人活動的物質、對象和工具；但因為人與自然的交往，無論是形體上或是精神上的接觸，都是「自然與其本身的聯繫（因為人也是自然的一部份）」（洪鎌德，1997：87-89）。因此，現在的問題被轉化成：（以勞動為中介的）自然與自然自身的關連性為何。這點與生態學把人類當成是生態系中的一員、自然的一部份的生態視點，有了根本的一致性。

圖 1 《手稿》中對人的三種理解及其生態意涵



資料來源：黃瑞祺、黃之棟，2005b：34。

### (三) 勞動辯證法

說明了勞動在人類「生存」意義上的不可欠性之後，馬克思再三強調：所謂的生產勞動，是指（作為主體的）人類在利用（作為客體的）工具時（即自然＝勞動對象）的意識活動。當勞動力把自然對象化並生產出勞動生產物時，這些被對象化了的自然，同時重新塑造了人的自然，使主體發生了變革。據此，勞動成了自我實現的活動之一。換言之，在生產勞動中，與主體之客體化（人類本質諸力的對象化）同時發生的是客體的主體化（對象的非對象化）。也就是說，在自然變革的當下，人類自身也發生了改變（岩佐 茂，1994：127-128；Foster，2000）。

具體言之，既然人已經可以利用勞動這種過程為手段，對自然進行變革，那麼今天的勞動主體「（是一個）站在一個已改造過的堅固大地之上，具備著可以呼吸一切自然力量的有血有肉的真實之人」（馬克思，2000：128；木田 元，2003：205；大西 広，1995）。也就是說，現實的人會使用勞動來對外在自然進行加工，在外在的自然中注入自己的內在本質，將自然按照自己的希望使之改變其形態。

但是，這種改變的過程並不只循著單方面的路徑在進行，而是在人改變自然同時也被自然所改變的雙向交流。正如先人筆路藍縷以闢山林，將叢林化做良田之時，先民知曉了自然法則的運作，但為了要開拓良田美地，人類也不得不克己復禮，為了將來而壓抑自身的直接慾望。經過了忍耐再忍耐的過程之後，人類不但積累了豐富的知識，也鍛鍊了強健的體魄和鋼鐵般的意志，在匯聚了這一切特質之後，人類才能因而進化成長。而這一切的一切，都要拜人們對自然進行了勞動的成果之所賜。

這樣的勞動過程，使人與自然之間產生了聯繫，使得自然有人的作用在其中，並因此而人化成「人化的自然」；在此同時，由於人與自然間也產生了交流，因此人也因之而自然化。當然，人的自然化指的不是人野生的、暴力的本能展現，而是朝更像人的方向前進的過程。同樣的，自然的人化指的也不是自然的庭園化這類不自然的改變，而是一種在自然中所保有之可能性的釋放與實現（大西 広，1995）。

藉由這樣的勞動過程，人與自然之間的相互交流得以實現，人的本質與自然的本質也都將在這種交流中得以完善。這種經由勞動而與自然進行的溝通行為，並不是偶一為之的外在表現，而是人類為了提昇自己為更完滿的人，而不得不進行的內在本質活動。當然，人們之所以非做這種交流不可，是因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使然。也正因為如此，人與自然之間其實還存在著那尚未被剪斷的臍帶，正是這條連接線架起了人與自然之間的橋樑（的場昭弘，2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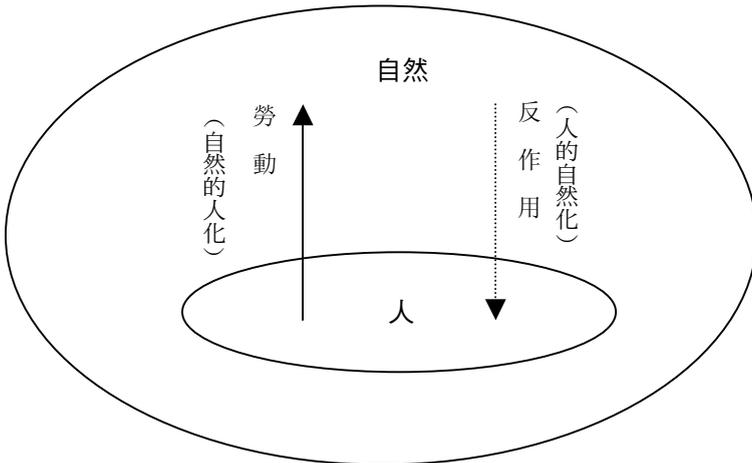
其實，馬克思在說明人的存在本質時，曾說過人的種類本質是一種「（作為）類的存在」（種類本質；*Gattungswesen*；ガツトウングスヴェーゼン）：

人是類存在物，不僅因為人在實踐上和理論上都把類—自身的類似以及其它物的類—當作自己的對象；而且因為—這只是同一件事情的另一種說法—人把自身當作現有的、有生命的類來對待，當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來對待。……通過實踐創造對

象世界，即改造無機界，人證明自己是有意識的類存在物，也就是這樣一種存在物，它把類看作自己的本質，或者說把自身看作類存在物。……因此，正是在改造對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證明自己是類存在物。這種生產是人的能動的類生活。通過這種生產，自然界才表現為他的作品和他的現實。（馬克思，2000：53-55）

人作為一種以類為單位的存在，代表人不是那種可以孤伶伶一人的獨立存在。而是作為「（種）類」的存在。這種類的關係不只展現在人己之間，也展現在人與自然的種類關係之上。從而，人與自然的血緣關係也應該為我們所強調，而這正是馬克思在《手稿》中反覆強調「人就是自然的存在」之原因（木田 元，2003：205-206）。人類經由勞動將自己身上所具備的自然特質，和外在於他那部分的自然特質相交流，使自己的本質得以完整，因為與自然之間的交流是其內在本質的一部份。

圖 2 勞動辯證法：自然的人化與人的自然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青年馬克思筆下的人，是一種具有生產客體能力、可以活動、可以自我意識的自然物。人不但是自然物，也是為其自身而存在的種類之物，藉由其本質與知識而證實與操作其本身。因此，人乃是透過集體勞動而自我創造的長期歷史過程。換言之，人類賴以存活發展的外在自然，以及內在自然（本性、能力），是經過人開發利用的自然，也就是通過勞動，人改變外在環境，也增益內在的本事、本領。在這一意義下，人是一個能自己創造的自然物，他在成長中既依靠自然，而又能脫離自然而獨立；它具有潛能，能夠達成目標能有意識的、理性的自決（洪謙德，2000：52）。在這裡，我們看到的不是觀念論，也不是物質論，而是兩者合致的真理，這正是馬克思獨特的人本主義與自然主義的融合觀。

#### （四）人本主義與自然主義的辯證統一

青年馬克思的自然觀以人類活動的層次來擷取勞動的意義，因此勞動所帶有的人類性格，在其著作中反覆的被強調。這種勞動觀對生態學概念的形，有其獨特的意義。由於勞動而變革的自然被人化了，因此被納入人類社會中，成為人類社會變革的一部份。自然的變革、自然的人化或被納進社會變革中的自然等概念，可以與上面作為人類無機的身體的自然、自然的人類本質等構想做一個連接，而這個串連並不是在人類中心主義的想法下進行的，而是一種「自然的人類本質」與「人類的自然本質」間的「自然的人本主義<sup>5</sup>」與「人類的自然主義」的統一：

---

<sup>5</sup> 人本主義與人類中心主義所指的意涵並不相同，人本主義（humanism；ヒューマニズム；又稱人道主義）指的是對人性的積極肯定與對人的尊嚴加以擁護的想法，這種思想代表了歷史上人從壓抑邁向解放的一環，基本上與人以外的存在物沒有關係。而人類中心主義（anthropocentrism）本身用法雖不明確，但大致可以肯定的是它指涉的是一種人「類」層次上的自利主義，因此多被當成指責的對象。不過，雖然兩者有所不同，但也非毫無關連，尤其是在人本主義被絕對化的時候，原本只在人與人間的相互關係層次才有適用的人本主義，會被不當擴張到人與其他存在物之間，此時人本主義便轉化成人類中心主義（岩佐 茂，1994）。

自然界的人的本質只有對社會的人說來才是存在的；因為只有在社會中，自然界對人說來才是人與人聯繫的紐帶，才是他為別人的存在和別人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現實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會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基礎。只有在社會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對他說來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對他說來才成為人。因此，社會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質的統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復活，是人的實現了的自然主義和自然界的實現了的人道主義。（馬克思，2000：80-81）

這時的馬克思強調人與社會間的相互影響。人實為一個社會動物，人產生社會，而社會也產生人。人的活動、人的享受基本上都是社會的，如果自然還殘留在人身當中，那就是指人的天性而言。人性就是人的社會性。

在這種瞭解之下，社會是人與自然合一的表現，是人性的複歸、是自然主義的完成，也是自然的人本主義之完成（洪謙德，1997：85）。是故，馬克思所說的「人類的自然本質」、「人類的自然主義」等說法，是把人類當成是「自然存在」、「自然的一部份」來思考，因此「自然的人本主義」就是肯定了「自然的人類本質」。當然，「自然的人類本質」並不是指大自然裡包含了何種人類的論理，而是經由人類勞動而被變革、被人化、被攝入社會的自然諸力。換言之，馬氏指出了人類的本質諸力是作為被對象化的對象與素材的自然，所擁有的可能性（岩佐 茂，1994：128-129）。

青年馬克思被人化、被吸納入社會中的自然，是連結人類社會相互間的結點，也是「人類現實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人類自身能活的像人（一樣）之存在基礎」。這種人類相互間的關係與被人化的自然相結合的社會（共產主義），當然也就成了成就人與自然本質性一體化與自然真正復活的關鍵：

這種共產主義，作為完成了的自然主義，等於人道主義，而作為完成了的人道主義，等於自然主義，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是存在和本質、對象化和自我確證、自由和必然、個體和類之間的鬥爭的**真正解決**。它是歷史之謎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這種解答。（馬克思，2000：79）

人的存在方式與自然的存在方式在此得到了統一。因而，馬克思不是把人當成自然的一部份來看待而已，自然被看成被人的本質諸力對象化的對象和素材，而這個對象和素材又會反過來影響人類。因此自然與人之間的交錯關係終告確定。

當然，人也不再只是像動物一樣，只能作為自然的一部份而臣屬於自然之下，兩者之間呈現的是交流與相互影響的關係，因此人的自然面向和人本身的（存在）面向得到統一，最後人類的自然主義和自然的人本主義也終將統一。這很明顯的，這裡馬克思又向前跨出了一步，超越了人類中心主義的範疇：

我們在這裡看到，徹底的自然主義<sup>6</sup>也就是人道主義，既不同於唯心主義，也不同於唯物主義，同時又是把這兩者結合的真理。我們同時也看到，只有自然主義能夠理解世界歷史的行動。（馬克思，2000：128）

青年期的馬克思提出了自然主義即人道主義的觀點，最後又主張自然主義才是理解世界史行動的關鍵，因此，對青年馬克思而言，現實的人類既是人的自然，也是自然其本身，而不是什麼其他的東西（木田元，2003：200-202）。

---

<sup>6</sup> 此處的德文原文是：「*der durchgeführte Naturalismus oder Humanismus*」。根據木田元的考證，當同一個定冠詞引導了兩個名詞之時 *oder* 不被翻成「或」（*あるいは*），應該是「或稱為」（*すなわち*）也就是「即」的意思，中文譯本的翻譯似有誤解。

## 四、結論

本文回顧了馬克思早期的《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並由生態學所揭示的關係主義內涵，探討了《手稿》中人與自然間的關係。總的來說，人與自然的交互關係一直是《手稿》最重要的研究範疇之一。而經過勞動所形成的人與自然的相互作用，對於馬克思來說更是認識歷史的關鍵。

《手稿》的自然觀基本上可以從三個層次來理解。首先，人是自然的一部份，而且人會與自然環境相互制約影響。在概念上，我們可以把此處所稱的自然區分為二：自然的自然與人的自然。這兩種自然既不是靜止不動的、也不是互不相關的存在，由於物質代謝和交互影響不斷的在進行，因此這兩種自然都是馬克思主義的生態學所必須關注的焦點之所在。

以此為起點，我們繼續檢討了馬克思在論述人與自然的關係時，所探討之「人的兩面性」。一方面，人可以利用自然來維持自己的生計與生存，因此人展現出自己主體與能動的部份，但這種主體能動性如果被過度強調，就會造成人對自然的過份開發與剝削，當代生態的危機也就由此而生；另一方面，人同時也是自然的一部份。事實上人本來就是一種人的自然，這種自然的存在由於必須靠外物來滿足自己的生理需求，因此是一種受動的存在。對這個受動性的強調，正是未來馬克思主義的生態學能夠繼續開展的關鍵。

但不管是由主動還是被動的面向出發，人為了自身的生存，不論如何一定會與自然發生某種關連，這種聯繫人與自然的方法正是勞動。具體來說，因為人是自然中的一份子，且自然又是人無機的身體，人類當然可以利用這個無機的身體來供給自身生存所必須的直接資料與工具。不過，縱使自然有其作為對象的面貌，但因為人與自然間的交往無論在形體上，還是精神上都是自然與其本身聯繫的一部分，因此人在改變自

然的同時，也同步改變自己。換言之，人雖然是自然的一部份，但卻不臣屬在自然之下，兩者之間呈現出交流與相互影響的關係，人的自然面向和人本身的（存在）面向得到統一，最後人類的自然主義和自然的人本主義也終將統一。

由於《手稿》超越了傳統人類中心主義的範疇，並往非人類中心主義的道路邁進，這使得馬學與當代環境主義（environmentalism）的第一命題：超越人類中心主義（鬼頭秀一，1996：Ch1；加藤尚武，1991），有了根本的一致，而兩者之間這個重要的接點正是未來馬學再興的契機。

## 參考文獻

馬恩原典部分：

（本文所使用的《馬恩全集》是北京人民出版社，自 1956 年到 1985 年間所出版之俄譯本五十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若特別註明為《馬恩全集》二版時，指的是同出版社 1995 年後所陸續出版的德譯本《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由於各卷出版時間不一，在此不一一列出出版時間。此外，本文所使用的《馬恩選集》指的是 1995 年同出版社的德譯版《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在有特別註明《馬恩選集》第一版時才是指該出版社的 1972 年俄譯版。而《大月全集》指的是日本大月出版社所出版之五十卷馬恩著作集）

馬克思原典之中文譯本

- 1998，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資本論》（節選本），北京：人民出版社。
- 2000，伊海宇譯，《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台北：時報。
- 2002，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資本論》（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馬克思原典之日文譯本

- 1980 藤野 涉訳『経済学・哲学手稿』東京：大月書店
- 1993 長谷部文雄訳『賃労働と資本』東京：岩波文庫
- 1995 武田隆夫 ほか訳『経済学批判』東京：岩波文庫

Marx, Karl

- 1954 *Early Writing*, T. B. Bottomore (ed.), London: Penguin.

1955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St. Moore and, E. Aveling (tran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8 *The Grundrisse, The Marx-Engels Reader*, R. Tucker (ed.), New York: W. W, Norton.

其他著作：

中文部分：

尤金·鄂頓

2000，王瑞香譯，《生態學：科學與社會之間的橋樑》，台北：國立編譯館。

多明尼克·西蒙內

1994，方勝雄譯，《生態主張》，台北：遠流

法蘭茨·布呂格邁耶爾

2000，姚燕、徐麗華譯，《生態的挑戰》，台北：麥田

洪鎌德

1997，《馬克思社會學說之析評》，台北：揚智文化。

2000，《人的解放—21世紀馬克思學說新探》，台北：揚智文化。

黃瑞祺、黃之棟

2005a，《綠色馬克思主義》，台北：松慧出版社。

2005b，《自然的人化與人的自然化》，台北：松慧出版社。

劉大椿、岩佐 茂編

1998，《環境思想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

韓立新

2000，〈如何看待馬克思的自然概念〉，《上海財經大學學報》，6期。

日文文獻：

（本文的日文書目，為方便中文讀者查閱，因此不採取五十音順，而改用中文常用的筆畫順，並將一些只有假名的書目放在最後）

大西 広

1995 「自然と人間とマルクス主義」『環境問題を哲学する』大阪：文理閣

大谷禎之介

2001 『図解社会経済学』東京：桜井書店

木田 元

2003 『反哲学史』東京：講談社

内山 節

1986 『自然と労働』東京：農文協

1993 『自然・労働・協同社会の理論』東京：農文協

広松 涉

1988 『生態史観と唯物史観』名古屋：ユニテ

1990 『今こそマルクスを読み返す』東京：講談社

北川隆吉編

1987 『現代社会学辞典』東京：高文社

加藤尚武

1991 『環境倫理学のすすめ』東京：丸善

岩佐 茂

1994 『環境の思想』東京：創風社

岩佐 茂、劉大椿編

1998 『環境思想の研究』東京：創風社

的場昭弘

2001 『ポスト現代のマルクス』東京：御茶の水書房

牧野広義

1998 『現代唯物論の探求』京都：文理閣

鬼頭秀一

1996 『自然保護を問い直す』東京：ちくま新書

梅棹忠夫 ほか

1976 『生態学入門』東京：講談社

島崎 隆

1997 『ポスト・マルクス主義の思想と方法』東京：こうち書房  
ア・ゲ・ムィスリフチェンコ

1977 岩崎允胤訳『マルクス主義の人間概念』東京：大月書店  
アルフレート・シュミット

1978 元浜清海訳『マルクスの自然概念』東京：法政大学

いいだ もも

1985 『エコロジーとマルクス主義』東京：緑風出版

ジョン・ベラミ・フォスター

2001 『破壊されゆく地球：エコロジーの経済史』東京：こぶし書房

英文書目：

Commoner, Barry

1971 *The Closing Circle*, New York: Alfred A. Knoff, INC.

Foster, John Bellamy

2000 *Marx's Ecology: Materialism and Natur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Pepper, David

1984 *The Roots of Modern Environmentalism*, London: Croom Helm.

1993 *Eco-Socialism: From Deep Ecology to Social Justic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Sachs, W.

1994 "The blue planet: an ambiguous modern icon." *The Ecologist*, 24 (5):  
170-175.

# The Ecological Viewpoint of the 1844 Economic —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

Ruey-Chyi Hwang  
Chih-Tung Huang

## Abstract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ecological relationship of humans to nature in Marx's early writing, mainly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In order to re-examine Marxism, we hope to re-anchor Marxism within contemporary green ideologies. Three complementary aspects can be identified in Marx's early thought: the objectivity of humans, the subjectivity of humans, and the originality of nature. Since humans cannot exist independently from nature, Marx suggests "dialectics of labour" to harmonise their relations with nature. That is, once applying labour as a mediator to "humanising" nature, humans in the meantime are also "naturalised" during the process of labouring over nature. Understanding this interrelationship of humans and

nature, his thought is no longer anthropocentrism, but something beyond it. This promising linkage between Marxism and environmentalism is, we believe, the only way that Marxism can re-intervene in contemporary life.

keywords: Marx,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nature, ecology

